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九回 虎豹山兩雄被獲 徐家莊雙杰聯婚

詩曰： 宿反破敵人借為，力擒盜寇藝超群。

剛強不吐柔無茹，方見英雄烈性真。

當下，司馬瑞曰：「先生，莫道些小毛賊，即千軍萬馬，某非懼怯。可喚集齊汝家令僕壯丁，吾自有言吩咐。」此徐老依言，傳齊二百名莊丁，瑞即曰：「汝家主翁被賊人欺辱，你們何得袖手旁觀，是何道理？」眾人攘臂忿然曰：「食人之食，力人之力。我等焉能容響馬相欺！只因主人不許准我們與賊人爭鬥，只得由他猖獗耳！今武壯士擔承退賊，救得我家小姐，實乃恩星降臨，徐老爺大幸也。」

司馬瑞曰：「好！有此義僕，今不是用汝等與賊首交鋒，待某擒他，你們只管用索子綁縛可也。且守住莊門圍內，防小賊人將護莊橋收去；謹閉莊門，免小賊兵衝進，有驚汝主人、小姐，待瑞一人出莊門外可擒他。」

當時，眾莊丁也不願退後，皆曰：「貴客官與家老爺爭氣，獨我們也畏懼他不成麼？必要出莊外助殺眾賊徒，即無能被殺死，亦甘心。」司馬瑞喜而壯之。二百人各執刀斧械器盡出莊外。

徐老請兩位客官再用酒膳以終席。當夜，芳昭改憂為喜。三人重酌，言語投機，用膳已畢。

此乃二鼓時候，果然風送遠來，只聞炮聲連天。不一刻，前村外燈籠火把無數之多，又聞鼓樂喧天，光輝照耀，如同白晝。

莊丁人人直挺刀槍等候。登時即入報司馬壯士。徐老囑曰：「如此全憑司馬兄鼎力退賊！」司馬瑞應諾，安慰徐老，即刻步出。劉芳亦囑咐小心，不可專恃勇而輕敵。

當時，瑞跑出，立在橋上，將大刀按定，對賊前隊大喝：「該死強徒，敢來在此橫行！再不速退，要汝個個死在目前。」

眾嘍囉數百見一少年手持大刀，怒目圓睜的喝罵，守住護莊橋，又有二百多人在後，個個刀槍並舉，故不敢上吊橋去。即稟知二位大王。一名魏英，一名馬明。魏英，隋時魏文通之後；馬明，馬三保之後。兩英雄聞嘍囉報知有人把截，不許過橋，遂大怒曰：「可惡徐老狗，敢來哄我耶，想必殘命該終，一門當災殃也。」

言罷，魏英一馬當先，至莊橋。果見一少年猛漢，貌若靈官，手持大刀，即衝殺大喝：「好匹夫，不知死活！今日孤兄弟吉期聘娶，汝來阻擋，想必死期到了。」用槍對面刺去。

司馬瑞大刀分開，戰了一十回合，魏英抵敵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司馬瑞大刀狠打，槍擋不住，失手跌於地中。司馬瑞趨手擒拿，用足揣定，莊丁一齊湧上拿住，用索繩捆綁了。

嘍囉大驚，急奔後隊報上二大王。馬明大怒，一馬衝出，見司馬瑞喝聲：「該死囚徒，敢拿某兄長！」大斧砍去，亦戰上僅三十合，被司馬瑞擒拖下來，喝眾家丁捆綁過。眾嘍囉見兩位大王被擒，大驚四散，奔走殆盡，不見一人。有的拋刀棄斧，燈球火把不要，急棄而散。

單有司馬瑞及莊丁押運兩人來至中堂，請出徐芳昭。徐老一出堂，見兩盜首被擒綁在裡柱邊，即大喝：「可恨草寇，恃勇打家劫舍，為民大害，逼人閨女為賊黨，妄思匹配，今下汝要死抑或要活？」兩盜無言。

徐莊正要令莊丁鞭打他，有司馬瑞止之曰：「且慢！」又言：「汝兩人是豪傑漢子，既已落草於近境，豈不聞俗語曰：『坐茅不損草，奸臣不食近村禾。』吾惜汝是個少年漢子，還思徐老先生乃本朝開國功臣之後，豈可將二女身入綠林。他原假哄允為名，已掘設陷坑、張開羅網，要除滅汝兩命。某是過路商人求宿者，不忍爾年少英雄遭此喪命，因搶奪二女，死不瞑目也。故一力領擒下。倘知事醒悟者，回頭兩相結識，另尋事業，待用於皇家，散拋山寨，強如綠林打劫，終於為盜，其名不雅。二位可想來。」言罷，令莊丁解脫其縛索。

魏、馬兩雄聽了醒悟，即欣欣拱謝曰：「足下賜教金石良言，頓開茅塞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司馬瑞對說知名姓並請問劉芳一同見禮，又向上座徐老謝過罪。芳昭還禮，一同下坐交談。不覺天色光亮。敘起家世，方知是唐初佐將英雄之後，情投意合，不若結個異姓手足。三人欣然，即於當空下拜。是日，弟兄相呼。

此日，有徐老又命家人擺上酒筵，賓主同敘。一眾莊丁家人俱有酒筵慶敘，以酬昨夜之勞，共酌敘歡。

當時，馬、魏二人言：「某二人乃粗莽之漢，司馬三弟是少年英雄，且日後為國家棟樑之臣，應當小姐匹配。吾二人不敢當領。」徐芳昭喜曰：「二位英雄吩咐，老拙焉有不遵？但未知司馬恩人心意若何？」

司馬瑞曰：「須叨二位過獎，徐老先生金諾，但某原犯朝廷國法，況一介武夫，豈敢高攀令媛！」芳昭曰：「司馬兄有恩於老拙，小女正當匹配。況係一時惹的飛災，怎言犯朝廷國法？汝正大英雄，日後終非下人，前日有一老女道姑來相兩小女，日後有一二品夫人之貴。汝具此英雄，何愁功名不就？老拙立意已定，不必過辭。」

司馬瑞曰：「既蒙不棄，但吾一身難當兩美，且留待大小姐，有表親是本土陳升，身進龔門，只因為友忘家，妻身盡節。今與他失散，且尋訪著落來求婚續配，方可兩家乘龍，未知徐老先生允准否？」

芳昭曰：「此話正合老拙之心。久聞陳秀才正大積德君子，不幸為仗義救友，延及妻室凶亡，可憫也。如此老拙定然留心招贅他。」

司馬瑞見芳昭一諾允從，大喜。自此翁婿相稱。魏、馬二人反為冰媒。

當日，魏、馬暫告別回山。又有司馬瑞拜辭岳丈往訪尋陳升下落。單留著劉芳一人在徐莊埋隱。陳升分手時，言往揚州而去，故瑞一到揚州數天，至熱鬧之所見一賣字道人，近觀認得是陳升，兩下點頭會意，共入客寓。瑞盡將前所遇一一說知，二人在店寓一宿。

次早同行，一連七八天，趕到徐莊來。進內拜見徐老，三人是翁婿名份。

初時，陳升自言是朝廷重犯，多方推卻。劉芳即勸諫陳升，陳升只得允從。

又挽請岳丈先延僧超度潘氏，陳升赴壇祭奠，不勝哀切。劉芳細想起升妻慘死皆因己起禍，也不勝哀痛，連及司馬瑞也惜賢良表嫂年少存節慘亡，紛紛下淚。

徐老見此感動悲傷。七晝連宵，壇事已畢。檢定良辰吉日，男女四人乘龍。有虎豹山魏、馬弟兄，此日齊同下山，又是弟兄相稱。此夜洞房花燭，興到金樽。自是，此文武幾人或上山、或到莊，往來不絕。住語陳升贅在徐莊。

劉芳暗想起顏氏妻，只因門生瓊玉帶她逃難出，但想瓊玉是山東青州府人，想必被帶了顏氏奔回故土避災，也未可知？不免離此仍扮著道人，街頭賣畫往青州尋訪其下落，方得心安。想此主意，對陳升等言知，眾人齊齊說：「一路小心，須防備柳知府賞格差人捉拿難走。」劉芳曰：「吾改扮道人，一口一身，那人是神仙，焉得確知？」是日，徐芳昭又贈白金二百兩與劉芳作路費。劉芳稱謝拜領。此日，登程別去。

一連月餘，方到青州府而來。日在街頭熱鬧之所擺賣字畫，晚則店寓安身。又將一月，適有一位歸田致仕顯官狄光嗣，是興大唐狄仁杰之子，於唐睿宗即位之初，不願在朝為官，即告駕回鄉。年已六旬半，所生二子狄雲、狄月。是日出城買物，一見賣字丹青道人一貌軒昂，且排開字畫，山水人物十分奪目奇雅，即下馬住足。一問，方知聲音不是本省人。劉芳見問，答言：「蘇州府，姓劉，為到貴省訪求一道兄，不料一年多不遇，流落於此。聊畫丹青書畫為生。」狄光嗣聽了，不知劉芳所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